

一支笔小说精粹

从什么时候开始，淡
的皱纹竟出现在你的眼角
和额头……

爱情的绿叶不凋落，亮
点珍藏在心中，青春就
能长留在我们身边，
美也因其短暂而永恒……

化蛹为蝶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化蛹为蝶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从什么时候开始,淡的皱纹竟出现你的眼角和额头。人的一生无一例外都是由一个个曲折零碎的生活片断组合成的,我们无法挽留岁月的脚步,然而爱情能使心儿永远年轻。而美好的事物就是这生活中的一个亮点。爱情的绿叶不凋落、亮点珍藏在心中,青春就能长留在我们身边,美也因其短暂成为永恒。



目 录

目

录

蝉与纺织娘	(1)
烟花寂寞	(5)
宴之趣	(40)
河豚子	(45)
鬼恋	(47)
我爱你,现在你知道了吗	(104)
冬至燕飞	(126)
风吹过的夏天	(132)
惠子的孝顺	(139)
深深母女情	(141)
别提年龄	(146)
淫血(上)	(149)
淫血(下)	(153)
香香	(157)
裸欲(上)	(163)
裸欲(下)	(168)
忘记	(172)
约定	(179)
小鱼的故事	(183)

怡然的下午茶	(192)
作家的诞生	(203)
抉 择	(212)
一只乡下狗狗的幸福生活	(218)
考试	(224)
化蛹为蝶	(229)
人生感叹	(254)
女孩子的自画像	(270)
走背街	(282)
那夜没有梦	(320)
爱上温暖	(330)
冬日里轻触你的心动	(336)
真爱,可以横亘一切鸿沟	(340)
她是我的“爱人”	(351)
舞女之恋	(354)
打工日记	(364)
我的爱情	(370)
失散的鱼	(394)
折子戏	(403)

一支筆小說精粹





蝉与纺织娘

化
蛹
為
蝶

你如果有福气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来打扰你，一点钟，两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的喷着烟云，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这静境之内，你便可以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

那鸣虫的作响，真不是凡响；如果你曾听说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说过一支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说过红楼的重幔中透漏出的弦管声，你曾听说过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飒飒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叫声想象到一二了。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足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同样的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咕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之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声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蒹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

个孤客，独宿于荒郊逆旅，一盏荧荧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四壁唧唧知知的虫声间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的安睡了，什么愁情，乡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串的从根儿勾引起来，在你心上翻来复去，如白老鼠在戏笼中走轮盘一般，一上去便不用想下来憩息。如果你不是一个客人，你有家庭，你有很好的太太，你并没有什么闹愁胡想，那末，在你太太已睡之后，你想在书房中静静的写些东西时，这唧唧的秋虫之声却也会无端的窜入你的心里，翻掘起你向不曾有过的一种凄感呢。如果那一夜是一个月夜，天井里统是银白色，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触将更深了。那也许就是所谓悲秋。

秋虫之声，大都在蝉之夏曲已告终之后出现，那正与气候之寒暖相应。但我却有一次奇异的经验；在无数的纺织娘之鸣声已来了之后，却又听得满耳的蝉声。我想我们的读者中有这种经验的人是必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听见的只有蝉声，鸟声还比不上。那时天气是很热，即在山上，也觉得并不凉爽。正午的时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点的凉风，却见满山的竹树梢头，一动也不动，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静静的站着，如老僧入了定似的。风扇之类既得不到，只好不断的用手巾来拭汗，不断的在摇挥那纸扇了。在这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槛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的听了它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幽的乐队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朦胧的朦胧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梦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





化蛹為蝶

的蝉真多！绝早的清晨，老妈子们和小孩子们常去抱着竹竿乱摇一阵，而一只二只的蝉便要跟随了朝露而落到地上。每一个早晨，在我们滴翠轩的左近，至少是百只以上之蝉是这样的被捉。但蝉声并不减少。

常常的，一只蝉两只蝉，叽的一声，飞入房内，如平时我们所见的青油虫及灯蛾之飞入一样。这也是必定被人所捉的。有一天，见有什么东西在槛外倒水的铅斗中咯笃咯笃的作响，俯身到槛外一看，却又是一只蝉，这当然又是一个俘虏了。还有好几次，在山脊上走时，忽见矮林丛中有什么东西在动，拨开林丛一看，却也是一只蝉。它是被竹枝竹叶挡阻住了不能飞去。我把它拾在手中。同行的心南先生说，“这有什么稀奇，放走了它吧。要多少还怕没有！”我便顺手把它向风中一送，它悠悠扬扬的飞去很远很远，渐渐的不见了。我想不到这只蝉就在刚才是地上拾了来的那一只！

初到时，颇想把它们捉几个寄到上海去送送人。有一次，便托了老妈子去捉。她在第二天一早，果然捉了五六只来放在一个大香烟纸盒中，不料给依真一见，她却吵着，带强迫的要去。我又托那个老妈子去捉。第二天，又捉了四五只来。依真的纸盒中却只剩下两只活的，其余的都死了。到了晚上，我的几只，也死了一半。因此，寄到上海的计划遂根本的打消了。从此以后，便也不再托人去捉，自己偶然捉来的，也都随手的放去了。那样不经久的东西，留下了它干什么用！不过孩子们却还热心的去捉。依真每天要捉至少三只以上用细绳子缚在铁杆上。有一次，曾有一只蝉居然带了红绳子逃去了；很长的一根红绳子，拖在它后面，在风中飘荡着，很有趣味。

半个月过去了；有的时候，似乎蝉声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来。虽然是叽……叽……的不息的鸣着，却并不觉喧扰；所以大家都不讨厌它们。我却特别的爱听它们的歌唱，那样的高旷清远的调子，在什么音乐会中可以听得到！我以我每以蝉声将绝为虑，时时的干涉孩子们的捕捉。

到了一夜，狂风大作，雨点如从水龙头上喷出似的，向槛内廊上倾倒。第二天还不放晴。再过一天，晴了，天气却很凉，蝉声乃不再听见了！全山上的鸣唱着的却换了一种咕嘎……咕嘎……的急促而凄楚的调子，那是纺织娘。

“秋天到了，”我这样的说着，颇动了归心。

再一天，纺织娘还是咕嘎咕嘎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当太阳晒得满山时，蝉声却又听见了！且很不少。我初听不信；叽……叽……叽格……叽格……那确是蝉声！纺织娘之声却又潜踪了。’

蝉回来了，跟它回来的是炎夏。从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复放入箱中。下山之计遂又打消了。

谁曾于听了纺织娘歌声之后再听见蝉的夏曲呢？是我的一个有趣的经验。





烟花寂寞

—

还在做梦的时候,阿刀打来了电话,他约我晚上去上网。说有话要说,我说那就在电话里说吧,他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再者不是他,我莫名其妙。当再要问时,电话里却传来了“嘟嘟”的声响!

坐在电脑前发了半天呆也不见阿刀,那个要与我说话的人更是杳无踪影。不由的无聊感又一次的涌上了我的心头,上大学以后,在这个有着椰风海韵的绿岛,远离了往日的喧嚣、也远离了往日的欢笑,更远离了我那伤心的往事,远离了我那不曾开始就完结的爱情,远离了那些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厌倦往日的生活。碌碌无为的终日沉浸在网络中。想在这虚拟的世界里找寻我那曾经的伤痛和记忆,想和每个熟识的人继续诉说我的无聊和忧伤,和每个陌生人说尽幽默的话一如说尽我的那些岁月。而今天却是为了阿刀,我有些想要笑。

很久了,阿刀都还没有出现。便起身离开了那响声震得让灰尘满屋子乱舞的地方。去到湖边吹吹风。在那里的又想起了很多。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想自己为什

么会莫名其妙的看着天空发呆,想自己为什么总是喜欢一个人站在夜色下看那被彩灯照的五颜六色的湖水,想当柳絮如梦扬花落尽当风拂过水面吹乱我的头发时我就是不明白它为什么就吹不走我的忧伤。

回到屋里时,发现阿刀已经上过线,但现在已走了,只留下一句话:我最近爱上了一个女的,很爱很爱的那种!但你知道我向来不善于和女生交往,我知道你还行,所以你就帮一下忙了。看线上,多了一个女孩:最后一滴眼泪。

“云南人氏,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五十八公斤。长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有灿烂的笑容,但你也可以从我的笑里看见忧伤。温柔善良讨人喜欢,说话幽默但也得体。虽在校念书却自称是无业游民,最向往的职业是小偷,专偷女孩的心。才高九斗、学富三十二车。生活得简单但我很满足,每天优哉游哉的只为了个简单的梦想。这便是在下。我向来不和无名之辈说话,所以你快报上名来。”我给她发了这条消息过去。

“呵呵,你讲话真的好幽默哦。”

“姓名年龄籍贯外貌身份地位喜好?”

“一定要知道吗?”

“一定。”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其实君子之交淡若水,如此深问只怕会搅浑了这杯水,我不想再给自己找无谓的伤痛,我承受不起。”

一句话,份量不重,却有着一股透骨的悲凉。仿佛有许多话却不肯说出口,任由那哀伤在自己心中流淌。有如那丁

一支筆小說精粹





香花在雨中空结着怨愁，哀怨又徘徊。

“哦……看来你到也是性情中人，现在像你一般的女孩子已极为少见，在下欣赏。他日江湖上相见，倒要切磋一下。”

“万一见不到呢？”

“一定能！”

“怎么说？”

“我们刀哥爱你爱得昏天暗地，死去活来的。他说他会不惜代价的在你与他之间搭一道彩虹桥。然后让他走进你的心里，再然后你走进他的家里，那时候自然会认识你。”

“有这么夸张吗？”

“没有，不过我们刀哥的确很——”

“不说这些无聊的话，可以吗？你说的那位刀哥——”

我本想说刀哥就是那令万千少女魂牵梦绕的、只要看一眼就再也忘不了的人称‘玉面书生’的朱逸。然而此时我却突然的说不出口，改口说：“我一个朋友，云南师大会计学的高才生，我们刀哥‘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而莫名其器’，只要有眼睛的人就不可能挡住他那轻轻一笑。他仰慕你已有一段时日，希望你能珍惜。”

“哦，原来是朱——”

“朱逸。”我干脆给说了出来。但那时的心免不了有些疼，因为爱怎么可以让别人帮忙呢？

“也许我弄错了，天下的事情不会如此之巧，还望见谅！”她紧接着发来了这句话。

“巧事往往与你所料想的只距半尺之遥，如果有缘分的话，转过身就可以握起来的。无论你弄错与否都无甚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一位姓朱的爱上你了，希望你能珍惜！”

“你简直就是一个说谎的天才，天下那有爱我的人啊。你可知道，为佛有戒，其中便有戒谎，如此下去，必下地狱！”

“但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佛慈悲，我理当如此！”

“不打自招，实在悲哀！不过我倒是很愿意听听你对爱情的高论！”

“人为情死，鸟为食亡！”

“如此简单和愚昧？”

“非也，在以前我认为所谓爱情就是：‘该爱的没有爱下去，相爱的却不适合爱下去’而现在我认为所谓爱情就是：‘该爱的应该爱下去，相爱的应该继续爱下去’！就像你与我们刀哥就应该爱下去！”

“前面几句还有一些见地，但后面的简直就胡来了，虽然网络乃一虚拟世界，但我仍可告你无故诽谤！”

“是吗？那算我看错你了！区区小事，也要动此干戈。我还说‘他日江湖上相见……’看来咱们得法庭上见了！若有可能的话，还望上烧酒一二，因为那虽然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但仍须和诗几首方不负吾一番才气。不过虽因此结怨，我倒也无所谓，只要你能与我们刀哥相爱到老！”

“一派胡言！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说话，你不应该这样的啊！！”

“哦，是吗？我倒不觉得我不应该这样，你也不应该说我不应该这样。因为我们不曾相识过！”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你还会不会与我说话，因为生活不是网络，是不可以拟造的，很多事情到了生活中是会变味的，我不想——”





“我说话向来算数!”

“哎……都早已物是人非,或者物非人非了!往事已堪回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保重!”

紧接着她又发来一条消息,随即便下线了。

“周萌”

再一看她的网名已改成了“落雪萌萌”。心一惊,那些往事又涌上了心头,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深刻,有如用刀刻上去那般。

二

那时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时已近年尾,数九寒天,滴水成冰。那天午睡间,骤然的醒来,耳边传来了“沙沙”的声响,很微很微!睁开眼,我看到那鹅毛般的雪花从窗格间飘了进来,很白,像我儿时的梦那般纯洁。看窗外,远处的山、田野都不见了,只落下一片茫茫的白。于是忍不住出去了。

当我站在河边的时候,一个女孩远远的走了过来。她一袭长发随风扬起,然后慢慢的散开来,一如她那黑色的风衣。当风再扬起她的头发的时候,我认出了她是隔壁班的一个女孩。很清纯、很优秀的女孩,只是有些忧郁,名字很美,叫周萌。

她走到河边坐了下来,用手托住下巴呆望着远方。我们都没有相互的搭理,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都怕扰乱了这一份寂静,还是年少时那羞涩般的心墙把我们隔在了看得见却够不到的两岸,也许都不是!雪还是那么的下着,她还是那么的坐着。当我再看她的时候,她也正向我这边看,四

目相对,我看到她分明是在哭。红红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匆忙的转过头,站起来向来时的方向跑了,那么仓促。她越走越远,消失在了白桦林的尽头。

那天我独自一人在那里呆了很久,穿过白桦林时,这天的末班车开了过来,我匆匆跳了上去。车在中心花园那里停了下来,门刚一开,一股刺鼻的酒味随着冷风灌进来,很迅猛。我张头望去,不禁呆住了,又是她……周萌。头发被雪打得湿漉漉的,散乱的有水珠往下滴。眼红红的,想睁却又睁得不是那么的明。跌跌撞撞的几乎是栽倒在座位上。眼泪肆无忌惮的从她的脸上划了下来。她醉得厉害!她好几次要从座位上跌下来,我心一慌,走过去坐在她身旁,把她挡在了里面。

车开到学校那里时,她挣扎着要下去,我又得扶着她下去。车还没有开走她就已靠着栏杆划下去,坐到了地上。我知道她家就在这小城里,至于在哪里我却一无所知。我蹲下去问她家在什么地方、要不要我送她回去?她不回答,只是一个劲的哭。

我看到她那抓着栏杆的手都快冻紫了,实在不忍心,眼眶一热,泪差点就掉了下来。我侧过身去,拉起她的手,抓住栏杆,把她背起来。在走向她们班女生宿舍的路上,不停的有水珠滴到我的脖子里,一下热,一下冷!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它不仅滴到我的脖子里,也滴到我的心里!

以后几天都没有看见她,再后来我回家了。过完春节回到学校,我变了许多。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地方我让自己疯狂的做事情,让自己变得麻木。在这些事情的掩盖下,差不多忘了她!





一天，我在图书馆后面的草地上看那些还来不及凋谢的玫瑰。忽然间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转过身，竟然是萌萌，还是那种清纯的样子！我努力的向她笑了一下，她也笑了。她说：“上次的事情真不好意思，让你笑话了。幸好那天晚上我还记得是你，不然的话我就得像那个倒霉的理发师一样跑到城外挖个洞，然后对着洞说谢谢你——谢谢你，不过这次是对你说的。”

我笑了一下说：“不用的，客气会让人陌生的！春节还过得好吧？”

她把头侧向一边，淡淡的说：“不怎样，你呢？”

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过得实在的不好！坐在那里，她讲了很多关于她的事情，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解她，开始懂得她的忧郁。

她是一个独生女，爸妈关系一直都很僵，时不时的总是吵架，一直吵到她心烦，感情总是悬于破裂的边缘。最后不愿发生却无法避免的事情还是在上学期考完试那天发生了。她回到家便看到母亲在哭，父亲在一边抽着烟，见她回来，冷冷的说，你以后跟谁？她一下子就呆住了，虽然这样的结局她早就已料到，但是不曾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她扔下包，跑出了家，于是在小河边我见到了她，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喝了很多酒，醉倒了。

以后的日子总能见到她，有时候远远的看到便打招呼，然后凑到一起讲很久的话。而有时候擦身而过却只报以淡淡一笑。说话时我们都不愿且不敢提过去的事情。好几次阿刀和其他几个朋友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便一起的沉默下来，待走远之后便是一阵一阵的大笑。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去

看她，而她总是低下头去，当她再抬起头的时候，我还分明的能看到她脸上的红晕正慢慢的淡去，于是我们都不再说话，只相互的笑笑。心里有一中心照不宣的感觉！

回到宿舍总免不了一阵取笑，各种强编的关于我们的事情像大海的波涛一波未散、一波又来！尤其是阿刀，他总是极力的怂恿我，说什么我应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该趁热打铁的追求她，然后他罗举出一大堆她的好处：清纯、温柔、善良、漂亮、聪明。还说她以后会很忠诚，会很贤惠，会有家庭责任感。随即他补充说这是他多少天来从她看我的眼神中看出来的。而这些时候我总是悄悄的避了出去。我不想靠得太近，因为那个冬天我的爱受了伤，且伤口还在滴着血！

三

以后的日子，我开始慢慢的避开她，想方设法的少与她接触。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颗快破碎心。然而每当她露出那带着淡淡忧伤的笑容对我说，星期天有没有空，能不能陪她去爬山，因为山上那开出一个春天的映山红就要凋谢了，能不能和她去看电影，能不能……我那最后的防线就彻底的崩溃了。我实在无法拒绝，不忍心拒绝，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矛盾。每当我和她骑着车一起跑过那落满樱花的林荫大道时、每当我们一起把手中的矿泉水使劲扔向天空中时、当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敢还是故意说不敢淌过那并不深的小溪，我不得不转过身牵住她的手时，我感到我不再像我自己，不再是我自己。那时的心仿佛是浸在冰水中一般，开始还很

